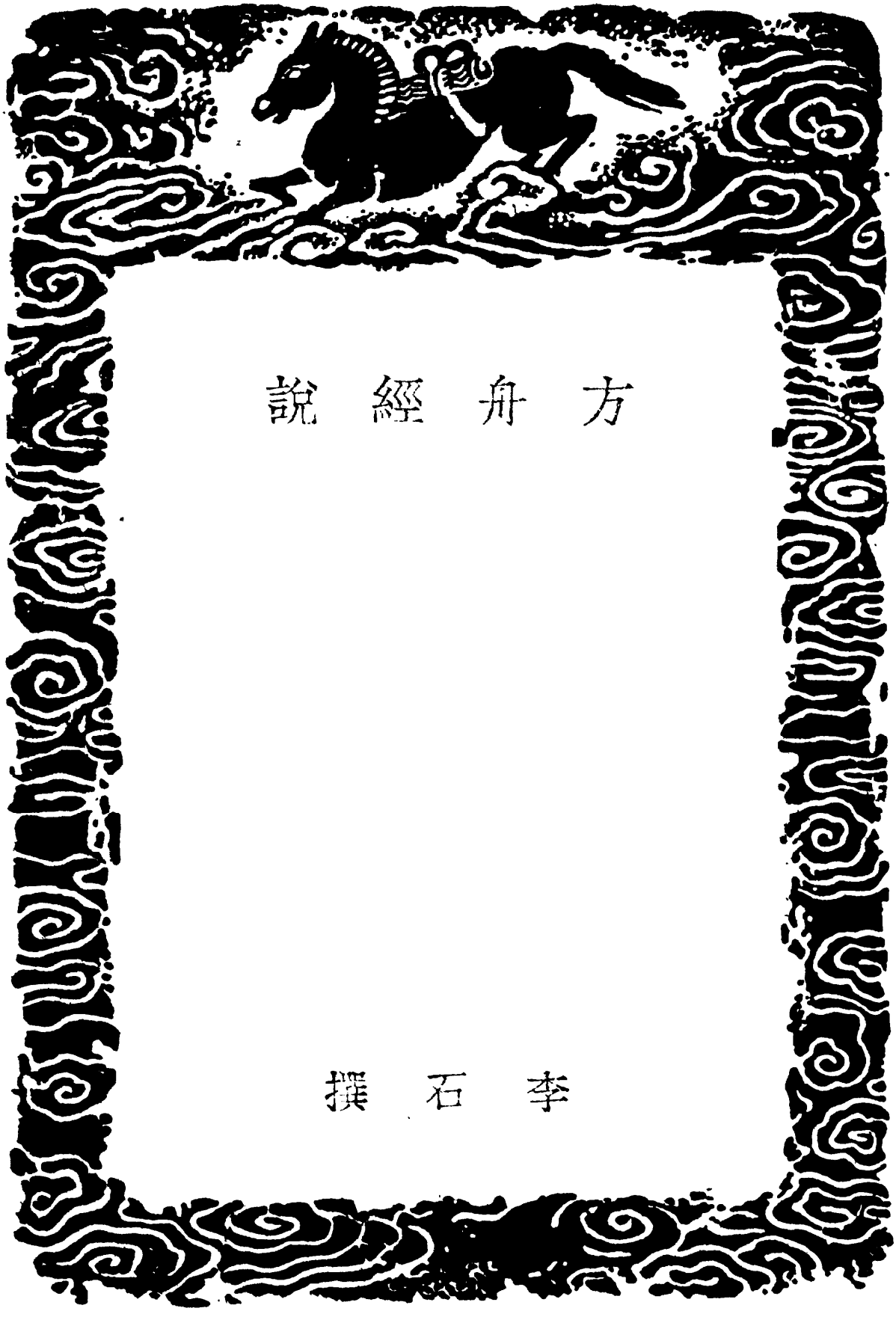
方舟經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舟經說

李石撰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方舟經說總目

卷一
周易十例略
周易互體例象統明閏附
卷二
左氏卦例
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卷六
左氏君子例

宋李石撰

方舟經說 總目
左氏聖語例
詩補遺

方舟經說卷一

宋 李 石 撰

周易十例略

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illegible]二[illegible]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

无咎者。有咎而卒于无咎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剛失中道。[illegible]之漸[illegible]。四。括囊无咎者。陰進薄陽。臣強侵主。下卦之上。括囊以幸免。孔子繫之曰。无咎者善補過。過而補之。可免于咎矣。易爻言无咎者九十九爻。而何咎者三。何咎者。本自无咎而猶畏之。无大咎者。未能无過。何咎者。徒自憂於咎。一以乾、坤、爲例。作无咎例。

利有攸往者。可以往而往。不冒險而往也。始于乾之利見大人。猶曰可往見矣。坤之繇曰。君子有攸往者。先昧所向。後有所歸。猶曰可以往矣。乾、坤、爲例。利有攸往之卦十一。繇言其八。爻言其三。繇言有攸往者一。爻言有攸往者三。繇言小利有攸往者一。繇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爻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繇言无攸利者二。爻言无攸利者八。无不利者十二。卦十三爻。槩之以不冒險爲利也。乾之彖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有利不言。蓋无適不利也。他卦爻之利。不利。勿用。有所往者。倣此。作利有攸往例。

孚者。信也。始于需之有孚。而訟之有孚次之。需者、疑也。因疑而待其信。可以无疑。訟者、爭也。因爭而求其

信。可以止訟。或曰。去就從違。信不信之決也。需、訟、之外。繇言孚者三爻。言有孚者十三卦十八爻。繇因事言孚者二爻。言孚者九卦十一爻。爻言匪孚者一。言罔孚者一。其曰中孚者。信之由中。而豚魚細物。亦被其賜。凡信之有疑有爭者。莫不釋然于此。謹信之始。起于需、訟。作孚例。

悔、吝、者。君子求免于世之憂患。一本于正心誠意。慮而後動。迫而後應。俾不由于悔、吝、之塗。乃已。然時有不免者。一身萬物。隨時所值。因易自忘可也。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微小。尚可以追維之。竊嘗謂悔、吝、爲二道。則悔大吝小也。吝尚可追維。而悔有不及者。亢龍有悔。此天下治亂休戚所繫。孰有大于此者哉。若夫屯、鹿之不得。往則取吝。蒙、以刑爲發。往則取吝。屯、蒙、二吝。吝乃非悔之比。大小隨卦爻所寓。不可一概。且以乾之悔。況之豫、蠱、困、之悔。誠有閒矣。若乃革之悔亡。則以湯、武、革命。幾于繫天下事。甚大如乾之悔也。他言悔十五卦十八爻。无悔。无祗悔七卦八爻。言悔二卦二爻。言吝者。自屯、蒙、而下十七卦十八爻。小吝者二卦二爻。曰小者。尚有大于此者乎。貞吝四卦四爻。吝无咎者四卦四爻。此悔、吝、之別。君子所以自忘于憂患如此。而有大小者。以乾與屯、蒙、爲謹始。作悔、吝、例。

厲者。君子以人心自危。而日進乎道心之微。惴惴自畏。未嘗一日不以憂患自警也。乾以惕爲厲。訟以貞爲厲。皆厲也。孔子于乾以危爲詞。獨於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心之上下。憂患有所限止。文王之詞也。孔子釋之曰。危薰心者。人心道心。危微之兩閒。正如夤之上下也。且言厲自乾以下二十三卦二十六爻。貞厲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以乾爲例。貞厲者、以訟爲例。作厲例。

心情者。人之有心有情也。以人之有心有情。見天地萬物之无心无情。情顯而易見。心隱而難測。君子以易洗濯其心。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如對鑑妍醜无遁形矣。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與民同患。是也。然此專出孔子彖詞也。言天地之心者一。言天地之情者一。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復則取其靜以自復。故能以復之心見天地之心。不待觀而見之。大壯則以剛大而能正。不但用壯爲天地之情。況其在人者。至於咸之虛恆之常。萃之聚。皆天地萬物。其由斯路。此甚易見者。以吾之情度而測之也。用易君子。宜以復之心爲心。曰咸曰恆。曰萃。思慮所孚。可不勞矣。作心情例。

八象者。始天地大象。以求其類也。類乎天者天象。雲雷風雨日月是也。類乎地者地象。山水泊澤木火是也。幷天地爲八卦十四象。剛柔奇偶。各以卦爻所象爲類也。陰卦取天象。陽卦取地象。錯綜爲爻。變化爲用。文王重易而立辭。孔子立大象而釋之。自其八者衍之爲十四也。以說卦考之。取象凡一百一十三。而大象所象。特一卦一象爲主。而乃衍爲十四。坎衍其三。離衍其二。巽衍其一。其寓諸爻者爲九十九。所用未如說卦之數。而名物有不及象者。用易之君子。以意逆志斯得矣。作明八象例。

貞、悔者。鄭氏云。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卜筮所用也。然伏羲三畫有內无外。有貞无悔。雖三墳、八索。以步氣迎日。亦未見其爲占筮之用。抑亦文王所重。以蓍龜所定。胥變而爲卜筮乎。周官三易。鄭氏所言。蓋稽諸此也。且以伏羲爲貞。以文王爲悔。內外奇偶剛柔。以初爲四。以二爲五。以三爲六。始中終之義。變化酬酢。而卦之上下二體具矣。其爲貞、悔、互相應用。不亦可乎。占筮所用。有以內爲主。有以外爲主。內變者爲內

主。外變者爲外主。明取其變以明吉凶。則易之神化也。作貞、悔、例。

象卦名者。卦一名。名一字。盡矣。非聖人孰能說之。如曰乾健坤順。非聖人象之。則世有不能名之者。八卦八名。伏羲名之。益以五十六名。文王名之。孔子又因象之。益以六十四名。其意以釋幾微幽深之義。以廣二聖立言之法。然皆強名也。曰天地止矣。又強名曰乾坤。乾坤止矣。而又強名以八卦。乾坤之變者。健順具一氣之元。晝夜四時。代謝摩盪。命之曰易。而概之曰道。故曰皆強名也。揚子雲作太元準易曰。一元之統方、州、部、家三摸九据。因氣盈縮。晝夜分之。九九爲八十一贊。以御氣之變。有一卦而三名之者。出三聖人所作意表。易道或幾乎息矣。作象卦名例。

繫辭者。易之辭也。易之有辭。自文王始。繫辭、爻辭。均曰辭也。孔子既爲象大小象。以釋文王之詞。謂之繫辭者。以繫其辭所自。不徒作也。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然則辭者言之盡。而有未可盡者。易之意深矣。嘗試分繫辭上下未盡之意。以韓康伯所注十五章。上繫之章七。下繫之章八。蓋隨意求盡。饜飫思慮而有得焉。可以合而一之。詞之統者。如中孚、同人、至大有七釋。自咸至損十一釋。此可以合之爲十八釋。而乃分之于上下繫。何也。大衍之數五十。又合之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二篇之策。而爲揲法矣。其下又再言天地之數。何也。至於十二卦制器。三陳九卦。隔章分釋。已无可疑。而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有可疑者。象、一也。大象、二也。小象、三也。上繫、四也。下繫、五也。說卦、六也。序卦、七也。雜卦、八也。十翼幾爲八翼矣。得无取文王繇詞、爻詞、二翼。併足爲十翼乎。竊疑文王以西伯作易。王爲追書之王。而繇詞、爻詞、有稱王者。曰王

假之曰王假有廟曰王用享于西山曰王用享于帝吉將遂爲文王乎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之似出孔子或曰文言之釋爲一翼而爻詞出周公作繫辭例

右十例者據王弼例略而續之既具之論其有可立一定之說于无定之中曰體曰用二說體卽易詞所謂无體之體用則勿用之用此常說也惟易主變移易不可常者於例具之如弼之例可互見矣

周易互體例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貞悔內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爲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爲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卦例

䷀乾下乾上　九五風　九二雲

右乾上下體以乾合坤奇偶既立五行致用於天地風出於巽之木九三也雲出于坎之水初九也從龍從虎之象成矣

䷁坤下坤上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右坤上下體以坤合乾爲天地之雜陰盛勝陽龍戰見血五以陰包陽故坎象爲血三以陰居陽故含章

䷂震下坎上屯　艮　坤

右屯上下體互體爲艮、坤。九五屯膏。止而不得施。六二、六四坤體爲馬。亦止于艮而不行。故邅如班如。爲有所待。

䷃艮下坎上蒙　坤　震

右蒙上下體互體爲坤、震。震爲長子。故九二克家。以二陽包坤。故納婦。以坤止艮。故六三之女勿取。

䷄乾下坎上需　離　兌

右需上下體互體爲離、兌。兌爲口舌。故九二小有言。爲澤。故需泥。離中虛爲穴。進遇坎爲血也。

䷅坎下乾上訟　巽　離

右訟上下體互體巽、離。初以柔承九四之剛。順上不爭。故明辯晳。九二以坎剛遇乾剛。臣忤君。子競父。掇患之道。然巽順離明。皆可无訟。四陽之健。而一人帶三奪之矣。

䷆坎下坤上師　坤　震

右師上下體互體坤、震。律聽軍聲。初六伏于重坤之土。不常失律。九二上應六五。重坤之順。以陽應陰。六五得震。故長子帥師。得坤。故弟子輿尸。衆主則非丈人矣。

䷇坤下坎上比　艮　坤

右比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上應重坤。順之又順。坎水在前。艮止不流。盈缶之吉。六二比于九五。以內

爲限。不自失也。重坤之順。不待誡令。

䷈ 巽乾下上 小畜　離　兌

右小畜上下體。離、兌、互體。初九上應六四。以剛畜柔。而乃反已自畜于離。无所附麗。九三見說於六四之兌。說輻不行。若夫婦而反目。不能正室。巽、正室。離、側室。

䷉ 乾兌下上 履　巽　離

右履上下體。巽、離、互體。離爲目。三寄明于兌。眇而能視。二以陽居陰。有震之足。巽爲股。弱於足。跛而能履。成卦之體。專在六三。兌居五陽之閒。兌爲口。不咥人。

䷊ 坤乾下上 泰　震　兌

右泰上下體。震、兌、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爲帝乙歸妹。兌爲口舌之象。四說以求鄰。雖富不富。雖交通之世。反失其實。

䷋ 乾坤下上 否　巽　艮

右否上下體。巽、艮、互體。二爲艮。以止爲得。故大人否。巽承乾。故小人吉。以巽順處高位。苞桑之危。

䷌ 乾離下上 同人　乾　巽

右同人上下體。巽、重乾、互體。九二巽順。病夏畦以求于同。褊隘於族。非野之同。重乾之剛。伏戎致敵。九四應上九。重乾。三歲不興。

䷍ 離上乾下　大有　兌、乾。

右大有上下體。兌、乾互體。九二重乾應兌。以車能載。以臣載君。六五以離體主卦。以兌說致信。威行於下。與同人相內外。他倣此。

䷎ 坤上艮下　謙　震、坎。

右謙上下體。震、坎互體。初六以謙柔越坎險之剛。故可涉水。六五以震懼處坤得象。故侵伐。九三主卦曰勞。

䷏ 震上坤下　豫　坎、艮。

右豫上下體。坎、艮互體。謙鳴于二。豫鳴于初。以坎險高下。而鳴以求應和。艮爲山。爲小石。止靜不動。故先見。九四主一卦。以不疑得朋簪之衆。

䷐ 兌上震下　隨　巽、艮。

右隨上下體。巽、艮互體。初九說以應四。動以隨靜。艮得所止之官。不至失節。六二不能上應于五。而止於巽辭求悅。係陰失陽。大小不得兼得。九四之巽體。長女長男。得其隨矣。其守在貞。

䷑ 艮上巽下　蠱　兌、乾。

右蠱上下體。兌、乾互體。以九二之乾。幹以長子之震。父子巽順。蠱敝之家不足憂。主之以乾。說之以兌。順之以巽。其幹濟矣。巽、兌二女。母之象。六四之裕。六五之譽。漸以无事。

䷒ 兌下坤上 臨　坤。震。

右臨上下體。坤、震、互體。臨陽長之卦。而以兌、坤、爲體。震動不靜。故二陽以大臨之。然羣小亦可畏矣。甘者苦之對。兌爲口。故知味。長而不已。則泰道也。

䷓ 坤下巽上 觀　艮。坤。

右觀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應四。以陰應陰。稚陰應巽。巽爲寡髮。童之象。艮爲少男。坤爲重坤。故利女貞。若不知正。則醜矣。巽以求艮。二以應五。巽爲白眼。窺女求匹。不可不正。

䷔ 震下離上 噬嗑　坎。艮。

右噬嗑上下體。坎、艮、互體。初九以震動而艮止之。震足。滅屨不行。以坎險在前。以乾三陽。錯坤之三陰。未能除閒。滅鼻滅耳。耳、坎象。金、乾象。黃、坤土中象。獄之有械。猶頤中有物。

䷕ 離下艮上 賁　震。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初動而艮止之。爲趾。坎爲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爲邱。坤土爲園。束帛質素。五數曰束。

䷖ 坤下艮上 剝　重坤。

右剝上下體。重坤互體。剝之一卦。以上九爲主。剝者陰極復陽。牀以置身。曰足。曰辨。曰膚。抑陰進陽。三得其應。重坤爲順。貫魚小人之象。以上九爲宮。以庇寵。可免於尤。

䷗ 震下坤上 復　重坤。

右復上下體。重坤互體。復之一卦。以初九爲主。復陰極陽復。仁者。重坤柔之仁。四應於初爲中行。

䷘ 震下乾上 无妄　巽　艮。

右无妄上下體。巽、艮互體。震動而艮止之。以不可妄動。天命亦可畏。震爲稼。艮山不畊。不可以富。以陽繫陰。巽爲艮止。陰牛之繫。

䷙ 乾下艮上 大畜　震　兌。

右大畜上下體。震、兌互體。以陽畜一陰爲小。以陽畜二陰爲大。小畜則九三應上九爲輿。大畜則九二爲輿。皆脫其軸。畜而有養也。兌說、震動。以艮而止。六四爲童牛。六五爲豶豕。皆止健有待。

䷚ 震下艮上 頤　重坤。

右頤上下體。重坤互體。震動、艮靜。虛中如頤。以求口實。二陽初終之智。以貪飲食。非養也。艮爲山。爲小石。附坤土爲巳頤。

䷛ 巽下兌上 大過　重乾。

右大過上下體。重乾互體。九二上應九五之兌爲少女。老夫女妻。九五下應初六之巽爲長女。老婦士夫。過唯謹其小不至于大。藉茅於初。乾乾自危也。

䷳ 坎下坎上 習坎　艮。震。

右習坎上下體艮、震、互體。九二震動而艮止之。與五險陷未出。所得亦小。二簋納約。其中有誠。坎水、明水之薦。

䷝離下離上離　兌　巽。

右離上下體。兌、巽、互體。兌、澤。巽、廣顙。目爲泣涕。離以柔順。附麗兌、巽、錯然之敬于始可也。九四下卦之應。風鼓其火而澤之。猶死灰然。

䷞艮下兌上咸　乾　巽。

右咸上下體。乾、巽、互體。艮、少男。兌、少女。乾陽巽陰。男下于女。无心之感。初六咸其拇。拇施於足。可止而靜。六二則上應五爲腓。行則凶。居則吉。九三巽體應乾。躁其股。爲艮所執矣。

䷟巽下震上恆　兌　乾。

右恆上下體。兌、乾、互體。長男長女。以匹相應。二五之應。君臣之道。五以兌體之陰。委質于九二之陽。則相及矣。九四下應上比。雖禽不獲。

䷠艮下乾上遯　乾　巽。

右遯上下體。乾、巽、互體。以艮駸駸爲巽。自厲其尾。否則致災。乾變爲坤。二應乎五。黃中坤。牛剛革。君子固志以遠小人。

䷡乾下震上大壯　兌　乾。

右大壯上下體。兌、乾、互體。重乾附兌入震。初應于震。說以爲進。壯足爲趾。必窮可信。九三入兌。觸蕃必決。六五之喪羊。九三之羊。上六之羊。以兌體也。坤爲大輿。爲腹。以陽包陰。

䷢ 坤下離上 晉　坎。艮。

右晉上下體。坎、艮、互體。晉進而有所摧。見險而止。六二之愁。以險遲留。王母六五之陰。三陰附之。九四鼫鼠。艮體穴離。

䷣ 離下坤上 明夷　震。坎。

右明夷上下體。震、坎、互體。明夷傷也。附麗越險。以求出地。其傷宜矣。離爲雉。初附于震則飛矣。左股以震足越險。以坤震坎。皆拯馬。故爲壯。九三越險得陽。震長子。故大首。挾南離。故南狩。上六上卦之上。如登天。回附於四。故反入地。

䷤ 離下巽上 家人　離。坎。

右家人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長女。離、中女。附麗柔媚。宜家以女貞。故以險爲一家之閑。初之應四。離之又離。以四陽主二陰。甚嚴且節。二婦一男。婦子也。

䷥ 兌下離上 睽　坎。離。

右睽上下體。坎、離、互體。悅以附麗。而以坎乘其交。二女四男。其睽乃其合也。初應於四。坎體爲馬。乘而喪之于惡人。勿逐自復。六三應九。牛掣于輿。坎爲輿。六五坤牛也。上九應四遇坎。坎豕兌澤。泥塗之水。

坎北方。鬼方。車載鬼也。弧矢取睽。先張後脫。坎爲雨。故遇雨反吉。

䷦ 艮下坎上 蹇　離　坎

右蹇上下體。離、坎、互體。西南離方。東北艮坎二方。以艮自止于難。則西南可无慮也。往者重險在前。來者止而有譽。有喜有待。六二王臣蒙難。以冒重險。自出於文明之方。大人者來蹇。以應離體。

䷧ 坎下震上 解　坎　離

右解上下體。坎、離、互體。東北之勢。離明而震動。難之散也。坎穴三陰。爲士田。爲狐。故九二獲之以狐。羣自散也。重坎爲輿。陰乘陽爲負。乘高墉。上六應四。離體爲雉。出險而擊爲隼。故射獲之。

䷨ 兌下艮上 損　坤　震

右損上下體。坤、震、互體。震以動入坤靜而艮止之。損剛益柔。一人則艮上九應六三爲友。三人則三陽兌說震動坤順。以求益損一陽之友。

䷩ 震下巽上 益　艮　坤

右益上下體。艮、坤、互體。重坤以坤襲坤。震動得國而遷。依止爲艮。巽不自止爲失常。震驚主祭。其孚以誠。

䷪ 兌上乾下 夬　重乾

右夬上下體。重乾互體。陽極反陰。必至之理。初九決可不用。壯則趾之不立也。九二應五。勇于必進。乾

乾之惕。莫夜之行。有戎者。兌陰在前。三則色厲內荏。雨也。羊也。言也。以兌陰而決陰。莽之在田者爲莧陸。

䷀ 巽下乾上 姤　重乾。

右姤上下體。重乾互體。以柔附剛。牝豕敵豮。羸而用躁。乾金巽木。牽于金柅。以陽抑陰也。魚陰類也。九二以剛乘柔。曰有魚。四雖下比於初。困于重剛。失中故无魚。以五陽受一陰。包含如天。

䷬ 兌上坤下 萃　巽　艮。

右萃上下體。巽、艮、互體。萃以聚集。初應於四。以止以說。止則號。說則笑。巽、坤、柔順。三陰三陽。亂次求聚。爲艮所限。孚不克終。勿恤可也。萃得萬物。大牲之餘。二以中應五。薄祭亦可。

䷭ 巽下坤上 升　震　兌。

右升上下體。震、兌、互體。巽、震、合誠。皆通神明。用禴可也。虛邑陰幽無人之境。以巽順而說得民。震以主祭。岐山之享文王以此歟。

䷮ 兌上坎下 困　巽　離。

右困上下體。巽、離、互體。冒險懦柔。困而附麗。巽、兌、遇四。求脫坎谷。初應于四之巽木也。故株木。九二應五之兌爲口。故飲食。六三據剛應柔。二女在前。夫妻反目。三陰三陽相反不順。

䷯ 巽下坎上 井　離　兌。

右井上下體離、兌、互體。水坎出也。蒙養源於下。井則泉於上。木可汲矣。初之應四。水附離、兌。燥濕相違。則泥禽且不飲。九二應于五。坎陷爲谷。鮒離網中物。六四兌澤。受水之谷。宜修之。

䷰ 兌上離下 革　乾　巽

右革上下體乾、巽、互體。初與四二剛相應。柔體中堅。革之難也。三就乾剛也。虎豹之鞹。以離之文。炳蔚不同也。六二巽風從虎之象。

䷱ 離上巽下 鼎　兌　乾

右鼎上下體兌、乾、互體。乾爲金鑄鼎也。初爲鼎足。中窒則否。巽、兌、長少二女。附乾子妾。兌爲妾也。九四近君而下比於折足渥形。六五居中。黃耳離象。蓋離爲雉。

䷧ 震上艮下 震　坎　艮

右震上下體坎、艮、互體。震長子主祭。以恐懼致福。初應四。艮山也。爲九陵。七日六爻周而復也。四遂泥坎爲水。水在山爲泥。或曰坎豕淫泥。

䷴ 艮上震下 艮　震　坎

右艮上下體震、坎、互體。初應四之震爲足。止弱不隨。震躁。艮靜。坎心病也。故二不快。震厲薰心。三出險自反。敦之反。敦靜重如山。

䷴ 艮上巽下 漸　離　坎

右漸上下體離、坎、互體漸離鳥之附坎水者。巽風而干木。冒險自麗。危之也。九三應巽上六。艮夫巽婦。附離爲大腹。夫征子不育。婦失其道。巽木之桷。高而免咎。陵艮山也。婦雖不孕。止靜得吉。離者羽之文章。

䷵ 震上兌下 歸妹　坎　離

右歸妹上下體坎、離、互體震長兌少爲歸妹。離其一娣也。震爲足。冒險而上故跛。六三上應上六。幾成坤母。爲須媵也。離爲目。故眇。震長子得位爲帝乙。坎爲月。得中故幾望。上六下應六三。爲兌之羊。坎附離水。赤血也。

䷶ 震上離下 豐　兌　巽

右豐上下體兌、巽、互體初九上應九四。以陽應陽。二體皆陰卦。實離、巽、兌、三女。不无其配。豐、日中之照。旬則十日。過旬非中則災。中之已昃也。震蒲葦。巽木蔀屋。蔽日。兌爲毀折。右肱。巽股之上。

䷷ 艮上離下 旅　兌　巽

右旅上下體兌、巽、互體艮止。離麗。兌、巽、欲自媚說。物順人而不得行。旅寓之甚。六二應五。過信爲次。兌爲妾。故得童僕。三則離火焚次。童僕无留行。雉者離也。牛者三陰之坤也。

䷸ 巽上巽下 巽　離　兌

右巽上下體離、兌、互體巽爲進退。爲不果。初附麗求說。勇于甚武。其躁于兵。故重以巽命。申申爲戒。巽

爲木。牀下致恭。兌爲巫。故用史巫。兌爲金。故先庚後庚。凡六如爻之數。資斧。離爲戈兵。

䷛ 兌下巽上 兌　巽　離

右兌上下體。巽、離、互體。初曰和。二曰孚。三曰來。九四獨曰商者。以言議之寧小介焉。非病也。其說物之多通。不如介也。澤及朋友。離文明之益也。兌講習語言之益也。

䷟ 坎下巽上 渙　艮　震

右渙上下體。艮、震、互體。震內動而艮外止之。以靜止躁。震、巽、皆爲躁卦也。初六用拯馬。以震、坎、皆爲馬也。机者巽之木。二應五。机以靜止躁也。艮爲山。冒險挺質不顧羣。以渙君之難。大號巽命。血者。坎爲血爲水。

䷻ 兌下坎上 節　艮　震

右節上下體。艮、震、互體。初說以應四之止。艮以險止之。兌以言議。震以足動。艮木之多節。坎木之多心。兌通艮塞。艮爲門闕。閽寺初不出戶庭。是也。九二既已知節。安於所止。不求脫險。以苦失中也。安者不求甚說。下比於初。以承上。甘者口悅之味。苦則衆口不悅矣。

䷼ 兌下巽上 中孚　艮　震

右中孚上下體。艮、震、互體。初九之虞。先見之信。上應於四之艮。以靜止動。爲机先之卜。鳴鶴二五。以陽聲同唱。艮山兌澤。九皋之禽。信之中也。六三應上九。爲非敵。二陰二陽。以巽進退不果也。六四以震爲

馬巽應上六巽雞登山以兌而鳴登天之音失中也

䷽艮下震上小過　兌　巽

右小過上下體兌巽互體小過中孚之變可以復不可以小過宜下不宜上逆順之勢巽爲雞猶中孚之遺音初六之飛鳥也六二過艮遇巽兌爲妣過君遇臣西伯事紂君臣之道嚴矣九三防之以艮執法可順不可逆戕之漸可防矣

䷿離下坎上既濟　離　坎

右既濟上下體離坎互體三陽三陰之變上下體坎離其互體離坎亂以求濟其濟猶亂初之曳輪以脫險水濡其尾可戒六二離婦喪茀以坎盜也高宗伐鬼方離爲甲胄戈兵於北方之坎也九三下比於初二陰爲牛西鄰文王也

䷾坎下離上未濟　坎　離

右未濟上下體坎離互體未濟既濟之變而互體亦坎離者數窮而亂所當辯也小狐坎隱伏之物出險而疑水濡其尾水曳坎輪震伐坎鬼濡尾濡首陰陽之極既濟猶未濟者乾坤用九用六之數君子知其數之不可涯者既有未乎

象統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猶曰一二三四者此易之始肇於畫矣欲求易者自

其畫。欲求畫考自其滋。滋者猶曰蕃滋。以一成二成三者是矣。而蕃其象。各以其類爲象。天下萬物。莫不皆有象。類物而通其象之次敍。可迎刃解矣。物之生者。自然之天。其象、其滋、其數。因是而畫之爲三。衍而六之八之。則人也。人者。人爲之以其使之然。以合乎天之然。天人相符。毫釐錙銖之不爽。而易成矣。此象之次敍。不可忽也。蓋嘗以物之繫於易者原之。以類而推其象。其變化者。乃其象之通。而以易爲神。此兎蹄魚筌。如王弼之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端有次敍。可驟而語乎。乾、坤、者天地之二象。剛柔奇偶。其象通於八卦。自八卦通于六十四。此象可以類起矣。以乾爲龍。坤爲龍。震亦爲龍。必欲求龍所在。則曰天。曰田。曰潛。曰野。象雖可類。而有不盡言。似未可遽悉也。至曰乾爲馬。坤爲牝馬。震、巽、坎、皆爲馬。坤爲牛。而他卦言牛。巽爲雞。離爲雉。而他卦之言鳥者。可以類求之。无遁情矣。嘗夫味之適口者。必名其物。然後知味之酸鹹。衣之蔽身者。必名其物。然後知衣之長短。數之未知。象之未明。而欲明之。不已僭乎。繫辭曰。神无方。易无體。又曰。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故因其互體者。爲无體之體。伸劉牧之說。而與王弼辯。且天地生成五行。五十五之數。與大衍五十之數相通。此蓍龜之用。易之祖也。易不有四象乎。言、動、制器、卜筮。皆象之變化。體有不同。則可以互體推也。弼乃以五行汗漫。取四象者合而一之。未盡而忘易之所祖。是欺人父祖愚而忘之。以聖賢其子孫。是又其僭者。故因繫辭說卦立象。以互體例類而求易。因孔子以知文王。因文王以知伏羲。其所謂象者。儻不至牽合遷就。十可得七八。其他天人之奧。性命之理。如弼之作明象。得意忘象者。以俟後世用易之君子。作象統。

明閏

正月　小過。蒙。益。漸。

二月　泰三。需。隨。晉。解。

三月　大壯。豫。訟。蠱。革。

四月　夬五。旅。師。比。小畜。

五月　乾六。大有內外。家人。井。咸。

六月　姤一。鼎。豐。渙。履。

閏月　遯二。恆內外。節。同人。

七月　損。否三。巽外內。萃。大畜。

八月　賁。觀四。歸妹。无妄。明夷。

九月　困。剝五。艮。既濟。噬嗑。

十月　大過。坤六。未濟外內。蹇。頤。

十一月　中孚。復一。屯外內。謙。睽。

十二月　升。臨二。小過。蒙。益。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于中。歸餘於終。此置閏之法也。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爲之主。以伏羲之三畫者。分十二月二十四氣朔望日月弦晦之候。天然之正。舉囿吾易卦爻之數。爲一定法。以歲始爲端。歲中爲中。歲終爲終乎。或以始子午。終巳亥。合六陰六陽爲歲乎。三代異正。其

所履之端。所舉之中所歸之餘亦異。則置閏之歷。三代異用。渺乎不見其端。茫乎不知其終。其中猶是也。吾知之矣。大抵以中氣爲母。以均其始終中三際。一唯其歷而已。余將竊取顓帝之乾象歷。以建寅爲歷端。以合乎夏正。則千歲之統。幾在茲乎。且以夏時爲正。以孟春爲歷端。則置陰陽子午不問。不知何以爲氣之母。而會其中。或曰。无中氣者爲餘。歷之大小餘。則置閏之數也。所謂乾象歷者。堯、舜、禹、相承施行。至湯止以立春爲節。而以冬至爲元首。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以正六陰六陽之氣。吾夫子論四代禮樂。欲行夏時於春秋。蓋有所嘆矣。謂其欲修商歷。非也。乃乾象歷耳。按魯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爲辰在申。司歷過。爲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班固則以春秋魯歷不正。故置歷之失。班固、劉歆、皆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于是七歷眞僞之論更起矣。魏黃初專取法乾象。酌斗分粗細之中。以合春秋日蝕。以正朔晦朔既朔爲定。而杜預乃以七歷皆非王者之術。何也。七歷多歸咎斗分二十六日幾一月之度。湯歷乃以四分一爲度之一。且天度經星。可以意增減之乎。此杜預之所以疑也。經星二十八宿。以緯之五星變度。如春秋所謂辰在申者。以水星之在申也。按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更以泰始名歷。如泰始之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水星晨見。乾象則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則以閏月八日。先十七日。如春秋之辰在申者。相先後三日。其差氣三候有奇。不知順數春秋置閏。至是凡幾失乎。如是則杜預之疑審矣。夏正之四月。周人之六月。正陽建巳之月。雖無中氣。而大小餘之積。似未可閏。而

閏之可乎。惟我宋以六月置閏凡三。淳熙歲著雍閹茂。月則且。置閏。與晉泰始合歲月。而用易之姤。以兆六陰之氣。則亦六月。而不在五月。來則幸其速。去則幸其遲。至於任法咎天之日月。如劉歆春秋五行之說多矣。因以易一氣之運合之。以俟後世明歷之君子。

方舟經說卷二

左氏卦例

春秋、易、以立例爲通宜矣。蓋韓宣子所見二經者。魯人所用周人之禮。不刊之典也。左氏所載。於易雖周人卜筮之用無幾。其所資於學者。非特杜預、王弼之說也。然杜預所得汲冢科斗云。師春作春秋所載易卦一卷。今不傳。石爲補之。作左氏卦例。

䷋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

陳敬仲方少。周史所筮之卦也。至桓子五世而始大。八世而成子得政殺君。其始也。利用賓于王。其終也。山嶽配天。則亦太逼矣。卜筮可知目睫之近。不能保八世之往乎。不然。南蒯卜亂。臧會卜亂。同矣。

右觀六四爻變而之否。曰坤土。曰巽風。曰乾天。風爲天于土上。則曰山。自否之六二至九四。爲艮之互體。則艮爲山也。故曰山岳配天。坤爲異國。艮爲太嶽。爲姜齊。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故有庭實玉帛。諸侯朝王之象。觀則其後之子孫。期在八世之遠。此說卦雜占八者之例。他皆倣此。

䷲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

畢萬以晉滅魏。以地賞萬爲大夫。晉大夫辛廖所筮之卦也。萬之先爲畢公高。晉獻公滅魏。至六國。魏猶列諸侯爲大國。此公侯子孫。必復其先畢公高之始也。其後六卿分而爲魏。則終春秋之世矣。其年世遠

矣哉。

右屯初九變而之比。曰震以坤。以坤故爲土。震爲車。坤爲馬。震變爲坤。故車從馬。足居之。以震故。兄長之。以震故。母覆之。以坤故。衆歸之。以坤故。是爲六體不易。以下體之下也。若曰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以意取象。无象之象。說卦雖有例。未必能盡卦變之意。他皆倣此。

䷍乾下離上 大有 ䷀乾下乾上

魯桓公將生成季。楚邱之父既卜。又筮此卦也。魯之重輕。由季氏之存亡。其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執政爲周社亳社之輔。皆如卜之言。而筮特言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而已。其合卜筮著龜爲一用乎。將有詳略乎。自桓公下順數終春秋之世。三家子孫既微。而魯弱。如卜楚邱之父著龜之告。

右大有六五離變爲乾。乾爲君爲父。曰冏復于父。敬如君。所以臣爲君之象。以離麗爲同者。亦以意取義。

䷑巽下艮上 蠱

秦穆公伐晉。秦掌龜卜徒父所筮之卦也。秦人不通三易。而以龜爲筮。龜卜爲官而以著筮乎。晉閉秦糴。負秦曲多矣。韓原之戰。晉侯之馬。還濘取敗。執晉侯以歸。故卜徒父先以千乘雄狐爲吉。

右蠱巽、艮二體不變。而貞悔內外之象已具。杜預乃以秦人不通三易之占。而以龜卜爲筮乎。不然。卦亦易之一也。巽、春夏之交。艮、冬春之交。秋落山木之實而取材。以爲克晉之期。山木逢秋而落。杜預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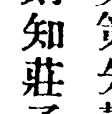
以周九月夏七月爲言。按春秋書秦、韓之戰在十一月。亦歲晚之秋。非九月七月之秋明矣。又曰。獲其雄狐。以狐蠱爲君。蠱、蠱也。皿、血也。病也。若以說卦象取之。則未有以狐爲君象。解、未濟、二卦之爻。雖稱狐。解言三狐。未濟繇言小狐。初六言濡尾。解以坎、離、互體取象。未濟亦坎、離、互體取象。蠱之艮、巽、不變。其互體者。九二至六四爲兌。九三至六五爲震。不爲狐象。將以巽之爲進退不果。爲臭如狐。與艮爲狗鼠之屬乎。其必有知者。以龜卜爲筮。與卦之不變者。他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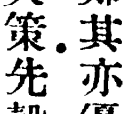
䷐ 震上兌下 歸妹　䷶ 離上兌下 睽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所占之卦也。晉侯敗于韓。秦執之以歸于秦。晉侯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易天數也。一定于天。數不可逃。雖人謀无及。如晉侯之悔吝于先君之取秦女。疑有可免之理。是以人勝天也。可乎。卜筮者。天假之以權禍福。使人知所避就。愈於恬不知畏。而欲以人勝天也。穆姬晉女之適秦者。晉侯得歸國。賴穆姬之力。大子瑩宏與女簡璧。晉甥。履薪登臺。免服衰絰。以示必死。

右歸妹之睽。歸妹上六外卦。陰變爲陽。故爲睽。繇謂刲羊无血。士无其功。承筐无貺。女失其職。以震爲離。以妹得睽。有責无償。无助者。秦、晉、姊妹甥舅相失之象。以震爲離。故以雷爲火。雷、車也。震雷說其輻。離火焚其旗。睽爲弧矢。必戰之象。姪其從姑。惠公敗。從穆公於秦之象。高梁之死。明年。謂惠公死之明年。謂重耳歸晉。殺懷公子圉而入也。史蘇之占。歷獻公、惠公、文公、凡三世。協若符券。杜預曰。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於氣。或取于時日。互相符會。構虛不經。非易之所當用。他皆倣此。以爲占筮淺近於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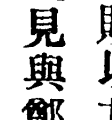
者之戒。



豐


鄭伯廖告人以公子曼滿求爲卿。伯廖告以豐之離之卦也。晉、楚、方爭。鄭公子曼滿不能內固其國。乃幸亂而貪。无德而祿。伯廖以意測卦而告以其祥。伯廖、鄭大夫之知易者。智如蓍龜。雖不筮而神矣。曼滿卒如其言。

右豐之離。上六變而爲離。以陽庇陰。屋之大也。以陰受庇。戶之蔀也。說卦。震、離、无屋戶象。互體巽、兌。亦无屋戶象。剝之卦曰。小人剝廬。以陽庇陰也。剝以艮爲門闕。故取陽以爲陰之庇。或曰。離以附麗爲安。故爲屋。豐以明盛在上位。而謀隱幽。蔀閉塞不通。如大屋翔天。而暗戶无人。豐爻言三歲不覿凶。而伯廖之言一歲而曼滿死者。以豐數之極。日昃之離。一年之象。不待三歲。以二卦九六對變也。



師

臨

知莊子告人以邲之戰先穀中軍以三師敗績之卦也。晉、楚、爭鄭。爲日已久。晉不能勝楚以庇鄭。同姓之親。旬有七日之圍。守陴之哭。楚師退而復圍之。肉袒牽羊。以九縣自比。楚又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楚之於鄭。其亦優游不迫。鄭亦窮蹙矣。爲晉者可以少愧。而又有救鄭之師。師出。荀林父、士會、欲中道班師。不爲失策。先穀請以中軍佐濟。知莊子策其必敗。以其負曲于楚。抱愧於鄭。雖不待卜筮而吉凶判于未戰。然則知莊子者。春秋深於易之君子也。其先見與鄭伯廖同。

右師之臨。師之初六變而之臨。以二陽而薄四陰。坎險坤衆。遇險失衆。臨有甚此者乎。否臧者。不順而无律。律、師律也。律、法也。或曰。以聽軍聲。詔吉凶也。坎爲川流。兌爲澤壅。三師之令不行。律竭法亡之象。其互體爲震。爲重坤。以師臨對變師。九二曰。未順命。臨九二无功則凶。中吉則免于咎。臨九二則八月有凶。期在于此。此知莊子又知先穀雖幸免於楚。有大咎於晉者。以此夫。

䷐ 艮下艮上　䷐ 震下兌上　隨

穆姜將薨所筮之卦。不言其所筮之史也。穆姜、成公之母。淫於僑如。介晉國以禍其子。又禍季、孟、幾無魯矣。賴范文子、郤犨、以免東宮之囚。垂死之筮。乃始悔悟。是歲襄公之九年也。襄公、穆姜之適子。繼成卽位。始四歲。季、孟、在朝。主少國疑。以筮自亡。疑史乃請姜速出亡。而姜亦知其死之審矣。僑如佞人也。其奔齊。又淫齊君之母。所止之國。以佞濟淫。何獨穆姜之辱。

右艮之隨上下卦。六爻皆變。所存者互體艮、巽、皆不以象爲占。而獨以變卦繇詞。爲隨之四德。而以乾文王之言釋之也。其曰。元亨利貞。姜之自知。以筮史之筮也。不可謂元者。以人在下位而有不仁。禍其子成公。虎狼之不若也。不可謂亨者。俾僑如外結晉援。以執成公。止季孫。魯不靖者久之。誰適召之也。不可謂利者。通于僑如。東宮之居。幾于囚辱。失母子之愛。非所以庇其身。不可謂貞者。國君之母。棄位而姣。以淫蕩聞于國人。婁豬艾豭之比者。四德皆失。何以爲隨。以卦自揣。其死宜矣。史謂艮之八者。杜預有二疑。雜用三易。以七八爲占。一疑也。史以古易不利。再以周易折之。二疑也。余亦有二疑焉。七八

者。或在三多之數。蓋三揲之所當計二四而爲八也。一疑也。八、如臨八月之八。隨互體卽艮體。隨之六二。二疑也。必有能辯之者。

䷅坎下兌上困䷬乾下兌上大過

崔武子所筮。筮史阿告以吉之卦也。齊棠公死。武子弔之。窺棠公妻美。而欲介其弟東郭偃以取之。弔人之喪。幸人之禍。挾急以攘死鬼之妻。豈唯偃以齊姜同姓拒之。雖死鬼亦怒矣。瀆筮以求吉。筮之所不告也。武子欺死而得姜。莊公欺生而淫姜。姜以色召禍。傾人家國。崔子逆弒。蒙千古不令之名。豈獨攘鬼妻之惡哉。筮史之阿告以吉者。齊禍出于天數。爲不可逃。

右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爲巽。以坎中男娶巽長女。固已非匹。陳文子所謂風隕妻。風、奔也。隕、墜也。奔墜之妻。冒險取之。且困之繇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謂莊公入崔武子之室。崔氏稱疾不見之象。且以卦變言之。大過九二至九五爲乾互體。二女一夫。巽長兌少。本末皆弱。二女者。武子、莊公、皆嘗有是二女也。一夫一婦一婦再適。亦二女也。武子、莊公、兩淫之象。嗚呼。武子、莊公、於姜皆爲同姓。禽獸夷狄不若哉。妾不知姓則卜之。況妻乎。

䷲震下坤上復䷗震下艮上頤

鄭子太叔還自楚。告子展測楚康王將死之卦也。晉、楚以鄭故不和。楚矜然於晉。豈復知鄭。鄭小國。唯大是聽命。而乃以宋之盟載之言是賴。夫子太叔既知之。而猶以易測之。以明楚康王之不賴盟。而以大虐

小死不免矣。楚子竟死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雖然。子太叔不因筮史得之。亦知易之君子。

右復之頤。復上六外卦變而爲頤。楚迷不知復。鄭既從晉。楚迷而失道。以求復如其願。楚王必死之象也。復之初也。顏子得之。曰不遠復。无祗悔。是矣。其既極矣。以陰反陽。而猶迷而不返。楚康王得之。曰迷復凶。反君道。是矣。子太叔曰。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吾乃休吾民者。以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而測之也。是年裨竈占星。亦知楚子之死。與易同占者。杜預曰。歲星所在有福。歲星當在星紀。而寄於元枵。失次在北。對沖在南。鳥謂南方朱鳥。周、楚、分野。楚康王死之歲。周靈王亦死。此卜筮相爲用。他皆倣此。

☳☶ 巽下艮上 蠱

秦醫和視晉侯疾。以此卦答趙孟之問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蠱爲晦。六疾之一。和謂惑疾。惑則沈溺女色。而蠱實生之。猶器皿之蠹。而生蟲爲蠱。猶穀之朽。而飛蟲亦爲蠱。既曰女淫爲蠱。非鬼非食。是不可爲也。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晦謂昏也。陽物謂巽、離、兌三女。皆二陽一陰。陽中之陰。內熱之疾所自淫。則內熱而蠱生矣。杜預釋之曰。婦人從陽非也。和又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謂趙孟爲良臣。以大夫僭諸侯。力可以諫晉侯之淫于女。而莫之救。故和及之。其曰良臣者。反言之也。宜趙孟以蠱爲問。而以良醫答和也。晉平公彪卽位於魯襄十六年。卒於魯昭之十年。噫。亦沈疾矣。內有同姓之四姬。醫所不治。欲使之受諫乎。

右蠱一卦。醫和言之。非筮所及。巽、長女。艮、少男。老婦士夫。惑非其匹。老陰少陽。其類爲偏。象則蠱矣。然四姬一男。豈特老陰而已邪。醫和之神機。以苦口爲藥。惜乎晉君臣不悟也。是歲昭公之二年。風落山木。與秦卜徒父同占。

䷑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

叔孫莊叔生穆子。自筮得之。卜楚邱告之以其卦之詞也。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奔齊。私客婦而生子曰牛。又取齊之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己。弗勝。夢旣告之矣。此先筮而得之也。夢與筮皆天之定。告之以未然。而皆不寤。魯之禍媒於穆姜。而成于牛。僑如出奔。穆子得歸。國氏之二甥。以母改適。遲遲其歸。逮其歸也。牛又間其父子。殺孟而逐仲。孟、仲、二子。一殺一逐。叔孫思仲子不得見。不食三日死。仲雖歸。牛又以邑賂南遺。使不得入。卒之昭子得立。不以南遺爲德。而以牛爲禍。牛出奔而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如楚邱之告。

右明夷之謙。明夷之初九。內卦變而爲謙。明夷者。明之傷也。謙者減也。兩卦貞悔通筮矣。明夷之象爲日。日出地中。則明傷于地。陽傷于陰。君父傷于臣子。其象之意也。天以十日十時爲度。在人則十等。杜預謂王、公、卿、士、皁、輿、隸、臺、僚、圉、牧也。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卿。中天爲王。食時爲公。旦日爲卿。以離爲日。夷則日傷矣。以豹爲卿。在三之位。則知穆子當爲莊叔祀也。其傷則謙。謙則傷減。以離日爲鳥方。故曰。明夷于飛。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則餒矣。離初九之陽。變艮初六之陰。以火焚山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

言牛以讒逐孟仲叔孫不食也牛之名淡目猳喙兆於夢又見於筮坤離皆牛象自莊叔穆子至牛三世以淫賈禍吁可畏哉箕子文王得明夷蒙難爲聖賢叔孫得之殺身敗族

䷗震下坎上屯 ䷁坤下坎上比

衞襄公嬖人婤姶生子元孔成子筮之得屯又筮之遇屯之比之卦也孟縶與元皆嬖人子縶長而元次縶跛而元幼皆屯也屯者難也孔成子初以立長未決史朝贊以立元是爲靈也初元之將生也已得于孔成子之夢康叔名之曰元使孔圉與史苟相之史朝所夢皆協以再筮襲二夢廢長立次廢病立幼似非偶然者

右屯之比屯初九內卦變而爲比也且史朝之言曰繇云利建侯者嗣卽非建建卽非嗣使縶當嗣卽不待建所建者猶二屯之難元以次當建遲疑不決故以筮決之筮不當再猶之不決之故也比之繇詞曰原筮元永貞原筮者以再筮決意于元之意雖然靈公之立失德爲多以國多君子賴之以立比輔之象也然筮以襲夢與再筮之決此其例也

䷇坤下坤上坤 ䷁坤下坎上比

南蒯謀以費叛枚筮以示子服惠伯之卦子服告之以其事也蒯遺之子也遺逐叔之孫子仲以立昭子蒯亦立季平子幾于再世禍魯也昭子爲魯卿以功加三命爲季子媚忌昭子欲與季氏訟本出南蒯間諜南蒯懼以費叛費者季氏之邑以蒯宰其地也以地叛主神所不許筮所不告子服惠伯猶告之者

幸其悛止而有畏于筮也。其曰吾嘗學此者。以明學易有素。必欲塞其不逞之謀。而教之以忠信之事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杜預曰。不以告廟。非也。費爲季氏分地。不主于魯久矣。昭公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者。不罪費叛而罪帥師。以明季氏叛魯。而家臣南蒯叛季氏。無怪也。越明年。費人逐南蒯于齊。司徒老祁虞癸以地歸魯。亦不書者。地從主人。春秋私相予奪去來。非法也。至公山弗擾。則費再叛。故孔子墮三都。

右坤之比。坤六五外卦變而之比也。坤以六順爲義。六五變而爲坎。順變爲逆。筮則知之。曰。不可占險。坎之水爲險。其互體爲艮之山。山水之險。非一險也。坤以順爲吉。而比亦以相輔爲吉。蒯乃枚筮。誤指其吉。而逆圖之乎。黃裳元吉者。黃者中色。地有主也。裳者下飾。上有衣也。元者善長。長有君也。皆非逆圖也。供養三德爲善。供養黃裳元之三德。杜預釋以洪範三德曰。剛、柔、正直。非也。曰。參成可筮者。子服惠伯欲南蒯參其三說之備而用之。惜乎蒯不悟。卒爲齊之叛夫也。

三三 乾下乾上 乾

蔡墨以答韓宣子龍見于絳之問。非占筮所及。而援卦以告之也。龍者人君之象。乾五五乃其位。乃今見于晉郊。猶之東遷以來。狩於河陽。與夫南征水濱。此春秋之所當書。不書者。晉不以告也。蔡墨以易之乾以釋乾坤之言龍。又及其爻之變。以豢龍、御龍二氏。明虞、夏之德。劉、范之世服厥官。以譏世衰道喪。何足以致龍。

右乾六爻言龍者四爻而以一陽爲龍之變者四卦併坤爲六何也以明五行所實而明五官之職備見於乾所變之龍也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變爲姤䷫（巽下乾上）姤天風之爻木澤之氣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其變同人䷌（離下乾上）同人火之氣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其變大有䷍（乾下離上）大有金火之氣也上九亢龍有悔其變爲夬䷪（乾下兌上）夬亦金水之氣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者坤上六之變其變爲剝䷖（坤下艮上）剝土之氣也五行以御四時而重該修熙分職四時而無曠官此眞龍之出人得以豢御而馴擾之豈特陽氣而已哉杜預釋之乃曰乾龍以象陽氣蔡墨以謂眞龍似未審也說卦八卦皆有象馬牛龍豕雉雞狗羊皆象也何獨於龍而疑之蔡墨曰重該修熙少皞四叔職金木及水修熙相代爲水官顓帝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之子爲后土火土之職舉而社稷五祀無曠此致龍之德也

䷲（震下乾上）大壯

史墨以此答趙簡子之卦也昭公出奔死於乾侯季氏實逐之三家之于魯猶六卿之于晉其亦太逼矣趙孟乃以季氏出其君而民服諸侯予之已似失言史墨知其指意曰王有公諸侯有卿各有二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誰能恤之又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至援卦以寓其神曰天之道者定數之不可逃

右大壯不以筮得之而以意測之以震主祭如副君乾王位也反屈其下故曰雷車乘乾震爲諸侯乾爲天子無周之象魯昭公何足道哉墨又以季文子之卜爲襲至曰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坤乾下上泰䷄坎乾下上需

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伐宋陽虎所筮之卦也鄭武子之嬖許瑕求邑無已予之請自圍宋雍邱因是取鄭師于雍邱又報雍邱之役故伐鄭則師之曲直可見救鄭之吉凶不難辨矣何卜筮之紛紜乎趙鞅欲勤諸侯之師以占諸史趙、史墨、史龜三史者各答以不可伐宋而可以伐齊齊、火也宋、子姓水位也晉、姬姓亦水名也伐齊則以水勝火謂專伐齊傳魯新與齊平又有吳人江淮之憂故陽虎筮之者蓋徒倚觀釁於吳楚、齊晉之閒志不在宋幸筮意之出此疑而筮之也

右泰之需泰六五之坤變而爲需九五之坎也需者、疑而不進也坎者、險在前也持疑冒險用兵非所以爲魯之利需則有不安于泰者此陽虎之意似未可以襲晉三史之占魯自敗齊人之交日負齊曲爲吳歲受兵于齊者由此也且帝乙歸妹者微子啓爲帝乙之元子以互體之兌爲少女以乾娶兌元子娶妹之象方得吉配天福祉於元子者未可以兵伐之也趙鞅竟用三史之卜伐齊取犂、轅二城毀高唐及賴而還吳、楚方爭衡鞅有所不能敵也

右左氏卦例凡十七例各援其所本以明吉凶禍福所自有筮而得之者有不筮而得之者筮而得之出于筮史不筮而得出於用易君子引經據義而以義測之也春秋、易、聖人之經左氏親受於聖人其間見隨家國所占所用不同其爲例則一此王弼、杜預得以例言也傳曰卜筮不相襲以明龜策異用而亦有相襲者世亂道喪寡誠敬薄信義吉凶禍福往往相反淫巫瞽史因以汗漫爲說雖

例亦復無用易者君子所深懼也

方舟經說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情爲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一羹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絕于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于莊公。爲不盡之孝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子之意。忠信之責也。蘩蘋薄物之可羞。葦者牛羊之不踐。泂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小仁。以禍其國。殤公之立。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賢淑無子。以桓公爲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弒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爲子。莊公又寵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衞人逆知其然。知桓公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爲賢不見答。故無子。於州吁書爲弒君。又以殺臣下爲詞。此春秋微意。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敍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兔三窟之謂也。鄭忽以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戍齊之餘氣。又以班後鄭爲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雅之賦。曾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爲善自爲謀則可。謀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執祭仲爲奇貨。連年于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爲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出突入。然後宋人得以橫役鄭人。故爲折之盟。至穀邱之盟。凡再盟矣。其爲會者四。曰夫鍾。曰閻。曰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絕而鄭得以小瘳。君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衞惠公播越七年于此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衞而納之。非天子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衞。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爲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卽位。君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支之不足自庇。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惡。亦不後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廢絕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爲文。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爲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齊也。有賢霸主爲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其詞色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尙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外敵爲慮。其職猶諸侯覇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外敵爲患日熾。齊桓公圖覇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于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爲西伯時。勞來諸侯。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卽安。以辛受之命爲畏也。邢者。武王之子孫。爲狄所伐。覇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諸侯。實發軔于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前人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於中國。以夸耀覇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免而進之于懷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人之勢方盛。齊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衞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槪之激于中。此載馳之所爲作也。許穆公夫人、衞女也。父母之國。爲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于禮有不得者。父母旣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衞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爲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邱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衞志。有不及此。

清人。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于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爲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

子于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于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譖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魂新城矣夷吾尙以寘薪爲訴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祛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于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閒矣士蒍之諫非獨爲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雖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嬖敵輔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逆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之死已非向者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入之情僞盡矣惟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預防惠公之反噬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夷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爲法矣

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呂甥、郤芮、背秦之謀。啓平鄭賣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于晉。似有冥數。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讎。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絕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知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產、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囚無異。甚易之詞也。晉以女女秦。其資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秦。史蘇之占。尚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噂沓面語。而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之悟以死。此豈非人爲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于春秋。子魚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因墨之間。刑于寡妻及兄弟。以大姒爲教。推此及邦家。以無禮責曹。而執鄫子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爲恕詞矣。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外敵執中國之君也。又書諸

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恕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諸姬盡于楚人吞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中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今又判之。如蒙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子之重爲隨惜。召南行露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欲行篡襲。賴秦、晉、伐戎以免。子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爲言。協比其鄰。以齊爲婚姻也。兄弟。卽襄王及帶也。王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諸戎。與齊之援。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于鄭矣。春秋意罪襄王。顧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子無外。而以出爲言。譏之也。王子帶居溫。富辰亦不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執鄫子以卑宋。宋殺之于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其須句。邾肯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內不可言戰。言戰則敗。此春秋內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悟。大抵魯弁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內。其藐邾久矣。兜鍪之辱。何怪乎。

河水。逸詩　六月。小雅

重耳復國。楚、秦、及翟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皆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爲重。此杜預之說也。然預以河水爲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爲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于詩。非逸也。六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爲義。以贊重耳復國尊周也。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小雅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胥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忘德失事君之略。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戎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唐棣。召穆公燕族人于東都。閔管、蔡、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　自詒伊戚。小雅

甚矣子臧之爲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鷸冠自侈。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恃宋人。反禍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小雅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褒貶所自出。其于聖人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晉文公圖霸之始。必

有大號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取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旌僖負羈之忠可矣顚頡、魏犨同罪異罰可服人乎祁瞞風之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于軍既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爲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于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予而實不予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國風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郤芮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霸哉胥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胥臣之舉讎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葑菲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美此胥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吾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德不忘殽之役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間三敗之辱晉則由矣秦亦未免以責于晉爲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殽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爲始終而不以兵家成敗爲作輟也若夫汪之役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舉一秦外敵之勝中國之恥也而左氏反以人四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隧者君貪閒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謂蹇叔也此詩乃

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瞫代之。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瞫怒。其友誘之爲亂。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于彭衙之師。晉襄公得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瞫。不罪先軫之失士。而有取于狼瞫者。以其不尤其君。不信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以狼瞫爲君子。舉二詩以證之。至比之以文王之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于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答穆公之知。此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　坤風

問吾諸姑。遂及伯姊。

臣繼君位爲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爲廟社典禮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爲謹。不及爲內諱也。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緜曰契。曰不窋。雖無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爲不肖。肖之

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國風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爲世重也秦穆公悔過吾夫子取之今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祗悔于顏子謂庶幾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至于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錄之爲誓幾與三王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邱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人舉善一人效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爲汲汲之詞其一直壓以及爲文其一危出以汲爲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之書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受祿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答亦兢兢然矣文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飲至告廟不已遲遲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女子在塗稱婦卿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卿而以逆婦爲文是無祔姑之禮以其始爲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爲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此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

齊桓公之霸。力足以尊周室。而服荊楚也。貫之會。江、黃、人以蕞爾小國。能自通于中國。二國者。楚之與國。服江、黃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黃以報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爲伯公之可依。勢亦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既敵晉。伯西戎。江人既同盟。而楚滅之。此伯者之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已之不能庇江。思其政事以自警也。

湛露。小雅　彤弓。小雅

衞侯、鄭、楚之姻親也。甯俞、衞之忠臣也。衞棄同姓之懿。婚于南蠻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賴甯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衞侯被執京師。俞納囊饘一也。晉欲殺衞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敢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爲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于魯。魯、衞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爲愚。似未盡其愚。其節當在晉、楚爭衞之閒耳。湛露、天子燕諸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賦以欺衞。非所以爲愚知也。

黃鳥。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究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桑與棘。黃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于桑棘。曾鳥不若也。此其與嬖幸何異。君子舉大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臣夢

負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爲殉亦自取也孟子罪象人而用曰俑象俑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特象俑而已乎。

葛藟。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于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爲言。而有及于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及二族。書曰宋人以衆殺爲文者。惡其首禍于公。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雖有言。疑若自爲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子卬也。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室乃安。葛藟之庇本根效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以葛藟尋斧枝葉爲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靖累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于聽言。昧于託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尚有可採。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

楚大宋小。其不敵久矣。宋聽宋華御事之言。示弱以納侮。勢之必至也。夙燧之載。何足以辱國君。宋公

承命于始而違命于終可乎子舟自以當官而行是以牽牛踐田之說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特大國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孟諸、宋之大藪澤厥貉之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雁（小雅）四月（小雅）載馳四章（鄘風）采薇四章（小雅）

鄭、衞得罪于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于晉欲因公爲根柢以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故明年爲新城盟其敍晉趙盾于七國諸侯之下亦以抑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沓與棼、衞、鄭二君異地爲會然獨鄭伯禮公賦之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答盛意也鴻雁求哀季文子以同憂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爲詞子家又以載馳爲賦以明急欲求助于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于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邾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于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比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爲內諱其不能終事于齊者亦魯之深恥也齊人又有西鄙之侵以曹之來朝于吾又伐之季文子援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于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于晉而逞志于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

始齊侯不及盟。卒爲鄑邱之盟。鄑邱齊地。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小雅

飲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鼈。羊斟不與食羊。悻然顏面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此者乎。小雅以不遜之詞。以爲犯上之漸。本於飲食。以及爵祿也。不然。何至懷一食不與。以宿怨殺人乎。羊斟、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言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而容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于先。乃欲圖之于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詞皆諫詞也。既失于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袞之闕。如仲山甫能補過也。庸君不悛。雖鉏麑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效忠于終。區區全身于狂獼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弒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爲趙盾。茲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爲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邶詩

春秋書許世子弒父。不嘗藥也。書趙盾弒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探其意以作春秋。爲天下

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之所謂履霜堅冰者。早辨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趙穿自出其族。已爲晉卿。內不能制之于家。又縱之于朝。吾夫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此一詩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春秋之書。略不少恕者。于以公天下大法。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春秋者。聖人直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冶書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惜其人之忠而骫骳于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爲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冶不爲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爲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幷正之。

文王既勤止。周頌

翟爲周患。自太王以來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強。吞噬衆狄。欑函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嬰兒之後。爲甥舅之國。幾于和親也。赤狄侵侮齊、晉。非一日。如先穀之不忠。以邲戰之敗。往往賣國于狄。赤狄日熾。欑函之盟。狄之支黨。既以剪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欑函之盟。以文王之勤自比者。文王事狄。不絕慍問。成周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者。欑函之盟始之也。

汔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頌　武曰。無競維烈。頌

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于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爲邲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穀以中軍佐不從三帥之謀。此主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尙何以追鄭于旣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憚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爲諫有取于武王汋、武、二頌。欲回先穀之意。而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習而後取之。兼弱攻昧。以成周家無疆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小雅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不得意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適與荀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爲。氣先敗矣。舟中之指。中軍下軍。蓋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軍行也。一鼓則狼愎而甚怒。再鼓則怯懾而先奔。晉軍罪人。三人者同。三帥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

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周頌

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周頌

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席累勝之氣。與晉爲邲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羣臣侈心。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爲京觀。夫楚、狄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乎。詩頌以武王自許。豈潘黨所能以諛說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序。與今詩篇次不同。

杜預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重不幸者。內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黃。曰蓼。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之言。禍亂至此。不晉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大雅

周人所以禦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彼之性所欲于吾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殞厥問。竭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狄者衆敵之長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繼即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于二年之間。此天運關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懷之得術也。庸庸祇祇。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士貞子。蓋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閒於狄。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事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欒函之盟。專以文王爲言。以明春秋雖亂。其禦之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傳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教季康子禦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弒。賊也。靈公使

鉏麑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穀召外敵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繞朝之策遯秦而歸其心蓋知盜矣一旦以獻狄俘于天子請命于周晉以爲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感之也戰兢淵冰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一卻克何足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于輕舉雖無婦人其笑宜矣跛眇之疾豈蕭同叔子之爲哉卻克必欲讎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卻子之意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爲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卻克幸于一勝矜其豕突之氣于齊以婦人之笑還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于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卽汝翁必欲烹太公幸分吾一杯羹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畝王陵之母伏劍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今則非其說矣晉人徒言之左邱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旨多矣此與潁谷封人一詩二義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厥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祿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

大吞小。強幷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鞍戰。幸于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惟意在無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甗玉磬者。器之從名。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魯田也。齊以悖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衞、魯之諫晉侯。足爲盛德之舉也。欲質人之母。幷人之國。徒以空言喝齊。然亦涼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爲爰婁之盟。三帥既各受命服。既歸。卻克自以得意。皆以不伐爲功。豈亦有所愧邪。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于蜀。楚之卿至是始列于中國。故以公會壓之。人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楚之卿而公爲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強冠之子重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爲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強冠而行。不書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強。楚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強冠之。與爲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耳。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卑。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懈。民賴之以息肩。無失其所可也。何有于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爲賦者。以爲有位之戒。攸、所也。塈、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頌

成公卽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爲赤棘之盟。以魯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鞍之戰。因以歸汶陽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矣。成公至是欲貳心于楚者。恐晉不能終庇之。晉侯亦疑之。故不加敬于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爲賦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春秋有進夷裔之法。聖人嘗以有君許之。有戎。有荆楚。有秦。今又有吳。其睥睨陵跨相屬也。自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于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吳之始入中國也。郯因以成其惡。何也。郯內受魯、晉、齊、鄰之師。郯已疾矣。何敢與吳爲抗。不得不請吏于吳。以申公巫臣之教。侵楚近地諸國。吳始大矣。季文子有賦于小雅之篇。哀郯受吳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彼之侵。莫適爲主。欲號天告亂。有莫獲者。不相弔恤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衞風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爲齊所侵。晉以忿惡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疆于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爲急也。楚取鄭。吳取郯。魯與齊、晉同爲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于齊者。齊事晉。且爲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言。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于取也。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魯不能自有。而

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市道。魯人因以俛仰就避于一田之閒。蓋女晉而士齊。二三之行可恥也。謀之未遠。人臣當諫之。此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責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于言也。必有已信之效。故上之人得以信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言。此已信之效也。且欒子執政。嘗用三子之言以爲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有疑。侵蔡。侵楚。侵沈。未嘗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爲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于必信。以收其必信之效。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　綠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來聘。欲娶魯女。以厚爲援也。納幣來迎。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爲之。故稱使也。衛、晉、皆來娣。同姓姬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莫如韓樂。穆姜出拜樂詩。賦綠衣之卒章。取其實獲吾心。宋、魯、二姓之好。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逸詩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也。恃陋無備。三也。渠邱城、莒城、二城皆惡。鄆又無備。振螳螂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君子賦詩以爲譏。絲麻菅蒯。絲麻爲貴。而自棄于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妍。而忘其蕉萃之醜也。渠邱而至莒。莒而至鄆。次序進兵。三日克渠邱。三日克

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尙敢以不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刪詩止有三百五篇尙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刪去。在邱明傳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未刪之前乎。

方舟經說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子腹心。國風

晉郤至如楚涖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蓋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怖晉以一矢之遺。幾于蔑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公侯扞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分也。是年冬。公子罷來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爲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衞以擾晉。子囊譏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小雅

苦成叔之敢傲衞君者。恃大國之晉也。晉受衞奔亡之臣。兩見之于衞君。廢衞君臣之義。衞定公雖強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爲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犨。郤至、死而厲公弒。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詩。衞甯子蓋知之。其以此詩爲先見之兆乎。

立我丞民。莫匪爾極。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于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

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三強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勛之時也。晉用其極。楚失其極。此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婦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之婦也。穆姜爲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其母則姒氏也。襄公卽位甫四歲。襁褓之託何異。此季文子之憂責。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繼而亡。一年間。既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而葬。謂之書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大臣憂責。未可俱以爲非。既出速葬。則用穆姜喪具。以葬齊姜。虧姑成婦。君子有感于大雅、周頌、之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遠葬新君之母。似可藉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焉。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似此答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讎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無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无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　鹿鳴。小雅之首　四牡。小雅　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三者、十篇之三。舉首篇言之。則概見矣。魯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偃然自高。輕貌魯使。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當也。至于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拜者。以五咨之獲爲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此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四方爲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抗非一日。諸侯力欲庇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庇一小國之陳于楚。益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內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殺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殺壬夫而陳去楚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交譏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爲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反、子申、壬夫、皆賢也。集賢之多以定國。而又殺之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扃扃、明察也。雖然。此逸詩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爲據。曰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國風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三詩者。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欲立穆子。穆子以廢疾爲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爲才。非己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表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爲仁。使之爲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既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君臣之際乎。魯、衞兄弟國也。衞之臣。猶魯之臣也。今乃以臣抗衡于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衞君也。故叔孫穆子責之。于召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公入私。敬順之容也。衞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衞君。斯其張本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小雅

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晉之于鄭。近在肘腋。而力不足以庇之。楚之于鄭。長鞭馬腹。而凌轢至此者。以鄭人內自潰亂。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弒僖公。殺羣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改圖。未卒歲。楚兵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鄭地也。

摽有梅。國風角弓。小雅彤弓。小雅

晉爲鄭謀。不爲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雖熾。楚競已甚也。范宣子來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弒不討賊。一也。冒喪侵蔡。二也。新與晉爲邢邱之會。三也。不惟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來。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強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摽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又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專征世職也。是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爲知禮。

有力如虎 出風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秦堇父。以秦丕茲游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德相尚。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考鄹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先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七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何也。豈聖賢天資所稟。自有異于人乎。邶詩如虎之賦。不獨秦堇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偏陽之滅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祖之會。以滅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小雅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小雅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陳。七年鄫。八年邢邱。九年戲。十年祖。伐鄭戍虎牢。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祖之會是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于齊侯者。意欲自比于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鍾女樂。自以爲樂。故魏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殿天子之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祿。來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于櫟。以秦人之戰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

春秋治兵擇將。未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蒐簡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于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罃、士魴之卒。繼者難其人。士匄辭以伯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于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俾欒黶、魏絳、兼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通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君之賦。益取文王、幽王、爲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此君子之言。足以爲有國馭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喪者人之大戚。天亦知哀之。況于子乎。楚共王可謂賢君矣。共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揜其平生之善矣。吳乃乘其喪而行暮夜穿窬之舉。此養由基逆料未萌。三覆設奇。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爲獲。夫吳自取至此。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恤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小蠅

聖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震驚于此也。且朝以忌媚致讒。如蘇公、暴公、可也。巷伯之倫何有焉。以寺人汚腐之質可也。諸戎之人何有焉。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稟。荒裔絕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其納侮有自。非戎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既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于讒不能不惑。況他人之心乎。

匏有苦葉。邶風

晉侯報秦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固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目語。故爲邶風之賦于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于浮沉緩急。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蟜謂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先濟。鄭、衞次之。叔向不敢違者。迫于欒黶強令。無如之何。涇上之毒。魯、莒、鄭、衞之人實死之。既而荀偃、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荀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此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惰而將貪。惰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棠（召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弒。書則階之。晉政歸之。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黶則己虐。盈則不足道。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召南甘棠之子孫。豈所擬乎。召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也。至盈卒爲范鞅所讎。出奔于楚。此豈甘棠之比。與周匝休于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小雅）

衞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于孫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察。故文子得以先事爲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皮冠。君臣相從園囿田獵。未害其爲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于君。懷怒如戚。嘻。亦甚矣。至使其子朔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麾。欲以戚地

兆亂。亦其不密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要其君。先殺羣公子。獻公請盟求和。無所不至。而卒爲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徒于阿澤。然衞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蘧伯玉、皆衞之君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歲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子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舉。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于是得征。懲前日之舉。救陳伐蔡。日惟凜凜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衞、實羽翼之。共王之喪。吳人爲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又報之。有皋舟之勝。子囊之所以城郢者。以遷都避吳也。君之于是賦小雅之章。以子囊爲忠于君而信于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子囊兼之矣。然楚人葦路藍縷。以啓山林。漢陽諸姬。楚實吞噬而有之。乃今爲吳所乘。附之以晉。城郢之遷。得之矣。子庚之代。卽公子午也。故子囊以城爲垂死之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觀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各當其職也。且自王圻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男、采、衞。五百里一服。楚以蠻夷進之中國。僭稱王矣。其官人次序。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若敖以降。箴尹、連尹、宮廄尹、粲然有敍。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

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荊蠻之法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爲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爲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爲温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先。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爲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爲歌。聲音與人之情爲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使。以魯故執邾、莒之君。意甚善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肆業及之。何昔人爲之。而今人不爲也。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小雅　鴻雁之卒章。小雅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爲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分地。晉平公新卽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周。亦必計其撫封之職所當爲者。前年爲温之宴。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足以厚庇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圍桃。圍防。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臧堅實死之。其何以爲尊王之舉哉。圻父、鴻雁之賦。雖魯人性命之急。又間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爲魯會十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獲焉。亦可以塞前日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小雅　六月。小雅

甚矣晉日驕而魯日屈也。十八年報齊。資晉以送夙憾。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平公之享魯使。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盛時之禮。胡爲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晉侯。六月者。季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伐。六月車徒。以康王國。至齊靈公卒。齊、魯復平。魯之有求于晉者未已。前日季武子欲以林鐘銘魯功者。獨不愧于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內難未已也。齊改轍事晉。晉受之爲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爲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爲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歃。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會既絕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爲得禮。

常棣。六章

魚麗。小雅

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爲明年商任之盟也。宋之所畏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盟矣。其于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足觀。吾夫子以爲殷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

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辱君命以請專對能爲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爲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

范與欒讎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于欒祁之淫于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囚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于晉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黶逐范鞅而以欒祁之淫逐懷子奔楚懷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囚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爲宣子惜也不如是何以爲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

直哉叔向之爲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于樂王鮒而伸于祁奚何也以樂王鮒之貪而祁奚賢也樂王鮒面伸情于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馳而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于叔向叔向亦不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樂王鮒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謂于宣子言文武以惠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世宥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于二詩之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大雅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有求求賻求車求金求玉求鼎蓋貪淫之俗也甚至裂帶

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晏子相齊。肉不掩豆。鄭公孫黑肱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于貪淫之俗也。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以此爲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舉大雅之詩。以爲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虞者。未然也。是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以爲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

子產之善爲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賴以立者有日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則賦重。如晉國之強。范宣子爲政。有所不免者。此子產之書所爲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以此爲國。以此事天。以此爲基。而立其德。以此爲心。而得其名。不聞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于諸侯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詞令之不可已也如是哉。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小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衞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于齊。至是十年。今之衞侯。猶昔之衞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逐之。甯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衍之入。廢置不定。弒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歸于亳。苟非伊尹。則甯喜之弒也。甯喜以弒剽書。衞侯以國納爲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不令終也。以事一人。臣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衞侯衍既復。甯喜死。孫文子以戚召亂。

動諸侯之兵。然書衞侯會夷儀之歲。齊人爲之城郟。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者。起弒剽之張本。先經始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杜預之釋以爲誤。妄說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蓼蕭。小雅緇衣。鄭風。鄘之柔矣。逸詩將仲子兮。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憩于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爲澶淵之會。以疆戚田。且以三百人戍守衞侯。甘心殺之。以召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衞侯囚。故齊、衞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祿足以及諸侯主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林父故執其君。晉肯鬱鬱蒙此名乎。故以殺戍之虐藉口。以明不爲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寬衞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衞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壹者。以其詩之有諷體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間。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還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祿。二詩之賦。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于是楚人聽之。請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逆之。伍舉世爲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鄘風

齊慶封以景公卽位。來聘于魯。通嗣君之好也。飾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觀威儀。省禍福也。而皆惑之。獨不爲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臧奔宋。而以鷸冠爲夸。不免維鵜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召南　鵲之賁賁。鄘風　黍苗。小雅　隰桑。小雅　野有蔓草。鄭風　蟋蟀。唐風　桑扈。小雅

五音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衞之聲。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于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爲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于鄭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爲鄭。介乎晉、楚二強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強合異爲同。此五音之樂。淫正相雜矣。艸蟲、以晉爲君子。子展也。鵲之奔奔、自言國君之淫。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爲召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爲樂。子產也。野有蔓艸、以喜于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鄭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

晉、楚以兵敵也。晉爲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既許之。因以強令迫諸侯而從之。齊、

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于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于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于度外乎。既曰成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履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于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可恃爲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爲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于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之過。謂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于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者之賜也。雖楚人倔強。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伐耀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遠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之聘。以弭兵而來。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爲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意不薄矣。故叔向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爲同姓。或人以爲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于享燕之樂者。用此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于此。雖然。此盧蒲癸之厚自文飾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質家娶同姓。

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辟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牟氏、爲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娶吳女。起于盧蒲癸爲張本云。

茅鴟。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設食先飯黍。所以辨祭。示不敢頃刻違仁也。慶封何知焉。酣淫貪亂。召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飾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汎祭不共。固其宜也。雖以茅鴟之賦。徒強聒之。其志不在是。客不足責。而主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茅鴟爲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慶封。故幷列之。以爲後日殺慶封張本。

行潦。大雅　采蘋采藻。召南

行潦。召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適出。故伯有廷勞魯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邶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冶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于失卞而難於復入也。公賜冶冕服之賞。不幾于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

意亦微矣。公治辭邑。絕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小雅

周靈王死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其缺焉。鄭亦以城杞之役。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攝行。伯有以爲不可。子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強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之大夫。皆會楚葬。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至墓。何暇問天子哉。杜預言周襄卑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隣。婚姻孔云。小雅

周平王之戊許。母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母家也。豈有內虛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盟主自恃。偃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者。不知其政駸駸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援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爲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終以夷禮自陷。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邶、鄘、衛。國風王。國風鄭。國風齊、秦。國風豳。國風魏。國風唐。國風陳。國風鄶。國風小雅、大雅、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于一瞬目。一歷

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童。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心。孔子、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一。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鄶小不譏。後之學詩者。蔑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志之得也。至于二南始基。衞之憂王之懼。鄭之細。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爲明主。儉而易行。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鄶也。曹也。爲甚微。小雅爲周衰。大雅爲文王。嗚呼。孔子、子夏子、所刪序。聖賢之心學。其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淑順爾止。無載爾僞。（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衆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麗之以法者而書之。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于晉。晉爲主澶淵之會。會者十一國。齊、魯、衞、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等大夫也。而皆人之。概之于法。人且衆矣。果何益于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辨者。莫難于義財也。晉趙武主會。其力可以辨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爲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間。何益于恤鄰之義乎。大雅者。言文以信上通于天。以啓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輗軏載僞。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順爾止。不愆于儀。見于詩而曰逸者。豈其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卽見于書。非詩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產舉晉文公之伯以責之且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天癘不戒三也其國內不自憂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士匄爲失詞則子產爲善于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于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時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慢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庇之于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銜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于晉、楚之爭衡于鄭者如執熱之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熱之得濯也之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此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于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夫子既童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于魯史所書也幷表而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產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大雅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荆楚、春秋進之于中國。爵曰子者。班之于五等諸侯。魯、晉、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于超躐矣。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漸被中國詩書禮義責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責賢者之備。不已過乎。令尹子圍无君之心。見于顏色者。可望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于未然。能審其吉凶禍福。雖神巫之察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既久猶幸進之以此也。圍自言共王長子。圍此其無君之芽孽也。卒之縊死其君。而以疾赴于諸侯。北宮文子之言。驗于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良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反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免衷甲。況令尹圍之果于犯上。虐于害良。有甚于子木僭賊之尤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不信之別也。其曰不爲人下者。晉猶欲爭衡于楚也。然圍既以不信怙強。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自此其小弱哉。坎牲加書于牲上。恐晉先歃。加書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小雅

七國之大夫。既盟楚公子圍。又相與議其後。以其爲臣而君圖篡逆之不終。已兆于容止威儀之僭。非

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犂爲隱其惡。以爲假之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爲假而不反。州犂又譏子羽以子晳背誕。卒之圍既逆弒。犂亦爲圍所殺也。何也。大抵小人情僞。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畏者避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旻卒章之賦。取義喻于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爲字而敬。字者。慈愛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國大夫。或代憂。或樂憂。或招憂。或無憂而憂。皆知不免者。此其善料士。與北宮文子同。

大明。大雅。小宛。小雅。棘棘宗周。褒姒滅之。小雅。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芊圍之烈者也。爲楚孽子。官則令尹。乃果于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不惟蔑趙孟。亦以夸晉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圍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自此圍得志而楚強。趙孟老而晉少懦矣。賓主二詩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爲巴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孽之立。適以兆芊圍之禍。

瓠葉。小雅。鵲巢。召南。采蘩。召南。野有死麕。召南。常棣。小雅。

襄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爲會者。以楚公子圍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爲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乃具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于子產。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晉君有

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獻之享。而受小國之蘩以爲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以喻芊圉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托庇于趙孟也。孟趙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以圉異姓婚姻。猶庶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曹大夫與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三詩粲然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賓主禮。學詩學禮者。可以義起矣。

無競維人。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瞀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輿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于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逆爲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輿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立之。展輿奔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園之篡弒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貧富多寡。以車數觀之相絕矣。叔向使二公子同餼者。祿食之秩。不害其爲同。后子意欲以富先子干。故以臣與羈齒爲愧。臣者自比晉之臣。羈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爲疑。叔向答之以德不以祿。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待秦楚之敍。其實皆狄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別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強禦處后子。此一詩二意。不可不辨。

方舟經說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緜之卒章。大雅角弓。小雅節之卒章。小雅甘棠。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有。而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之矣。此韓宣子之詫見也。或曰。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邱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祖述憲章者。大鳴于天下。何啻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三絕編于易象。始隱終麟于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歲孔子甫十歲。童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繫日繫月爲春秋。天子禮樂備于魯。晉無此書。則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晉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以晉德可以惠養萬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比韓子所玩其國之木。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天子周公之德。備于此詩。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爲平公如齊娶婦納幣。因修聘于魯。汲汲于太史氏之觀。此晏子知其爲君子者。有以夫。

淇澳。衛風　木瓜。衛風

子夏之敍淇澳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周。韓宣子聘魯。以觀其書。太史一事。足以觀其文矣。其與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今之深于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爻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爻子偕行。淇澳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善言詩者。豈苟而已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衛人報齊桓公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強弱之果不敵乎。晉以宣子之舊。于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今之循墻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己。其曰無敢爲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強弱不敵。叔向大雅之賦。許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衛之間。何以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其亦層衆山以爲太華。積衆流以爲溟渤。吾未嘗不嘆息于此。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祿賞之屬也。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威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小雅之賦。以晏子爲君子也。爲仁人也。祉者、福也。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之。幾于

逢君之惡矣。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傳護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于六卿而不悟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鼠

有禮者。無禮之別。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田、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段之怏。以楚圍新立。晉侯錄豐舊勞。賜印段以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怏聞于鄭。而以禮如晉。晉方畏其怏。乃能自屈于禮。不以圍之勢驕晉。食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怏而失禮。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小雅

苹園之惡。子產既知之于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產使子羽折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既歸。謂子產具行器。子產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產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產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與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產皆知之。以鄭小國。立于楚大國之間。以子產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印段之怏。逢園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豳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則周十月。正月、周十一月也。宜雪而雹。陰盛陽微。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爲言以藏冰之道。何也。冰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和。則雪而不雹矣。唯聖人可以感此禦災之道也。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窖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冰則陰氣致用于陽。不爲災矣。陰盛陽衰。則楚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帥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吳。夫楚之盛。中國之衰也。陰氣之盛。陽氣之微也。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于聖人。著于後世。蘧尾之謗。足以累其親。雖子寬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邱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魯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于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病。無一國不貪。何獨子產之九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寬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爲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狥其私。君子以此爲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爲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

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仲尼以下七語者。吾夫子援其所聞于先達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既殺兄。又囚父。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之人。梟首寧風之棘上。有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以昭子之請于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大雅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

子產于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既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黑、之死。二族奔亡多謗。幾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于鼎。名之曰書。以爲鄭不刊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

坎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憾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衛。傳坎牲埋書以盟者。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衛太子不免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別也。平公僅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衛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于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爲此以疏閒人

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邪。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免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爲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閒爲哉。贈遺幣帛。如紵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敵。以仇爲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于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羊圉以來。楚強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爲離宮。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闔入王宮。自執其閽。不爲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芊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庇一閽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芊尹以王匿盜器。與盜同坐。而以紂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獲敍進于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況。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小雅

吳、楚之僭進之于人。而謫之于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問。蓋有感

于此也。尙何魯、衞、分地之拘哉。衞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衞、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于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答。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于魯、衞哉。癰疽瞽肓。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哉。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小雅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小雅

晉、衞、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衞小國。晉負衞曲者二。尙何以爲同姓兄弟哉。其親者疏。其疏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偃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更疏所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衞襄公之卒。人知其喪。況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鶺鴒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驁。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惑也。弔死歸疆。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茲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小雅

左邱明之于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知儀。在楚不能答效勞。既歸魯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吾夫子也。曰孔邱聖人之後。必有達人。一也。鼎銘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宮敬叔之得

師爲同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孟僖子之補過爲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衞侯、叔孫豹、果卒。魯、衞、君臣同譴。既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爲人臣。始終不常。自速天譴也。又言十月、一歲十二月爲合朔日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折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未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別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言以稱師曠爲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于晉厲祁之藥。以召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知之。其曰子野者。字之以爲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于世。強聒而無補于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爲與今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專以爲讒言亂聽也。哿、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于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即周。去苛俗而即樂土。其于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雉兔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德之及。不以地爲廣。不以囿爲

夸也。魯政歸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囿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季之囿。叔孫昭子之譏勦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爲書士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南蒯欲以費逐季氏。歸其室于公。必季氏囿也。

陳錫載周。大雅

欒、高、陳、鮑、齊之四族。強弱之不侔矣。欒、高、怙強。欲攻陳、鮑。謀之不密。爲陳、鮑、所先。能以弱爲強者。何也。欒、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祿也。且以欒、高、凡四敗來奔于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爲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景公予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母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敍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于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書楚會于陳。又書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爲公室之附庸也。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明示得意。是甘心爲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周公之不饗爲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社。楚用蔡侯世子祭山。犬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莒可殺不

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

齊之欒、高二氏。同出惠公。爲二公子也。春秋書欒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卽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勿克負荷。以奔于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後先者。其一身負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憒然于詩之專對者哉。既不知所取。其不答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莒人取鄆之憩。畏晉之罪。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于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非。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所謂工于料人。拙於謀己者。

祈招。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爲惡。自悔于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羊圂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十三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逭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

次愛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羹。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音。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靡厲一夕。何益哉。是歲昭公三十年。吾夫子年甫冠。顏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己復禮爲仁者。當後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顏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顏子之問仁歲年亦遠。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爲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蕩。祗宮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迹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產。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產哭之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己之死。此無與爲善者。誠然之說也。且以子產德業之美。學術之奧。改作不失爲惠愛。剸裁不流爲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產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爲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產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誰適之自哉。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產也。且以小雅之賦。特以平邱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奪氣于其側。子產特以憂國爲樂。茲所以爲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于晉爲盟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小雅

狄人之患。周家八百之業。于以啓聖也。太王避之。文、武、成之。周公膺之。至于春秋。始終見于書者。一一可懲也。曰戎。曰荊楚。曰亦白狄。曰秦。曰徐戎。曰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

敵王愾者。用此藉口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仇敵。齊伐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之賂。以令示襚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與無伯之嘆。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爲秦奄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尙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恤也。

野有蔓草。鄭風　恙裘。鄭風　褰裳。鄭風　風雨。鄭風　有女同車。鄭風　撰兮。鄭風　我將。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顏淵言四代禮樂。有及于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別也。一別之正。烏者其所謂多淫者乎。竊嘗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男女。如湊洧之類。簉雜其間。至于關乎美刺者。不害其體之正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蔓草者。子皮之子子羽之賦也。羔裘者。子產之賦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馹偃之賦也。有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撰兮者。子厚之賦也。韓宣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爲君子數世之主者。一一隨其所賦。審訂其語而答之。唯子羽、子產、子太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既畢。因六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望晉殊岌岌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馬將意。且以天威爲畏。子產率五卿拜貺。賓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采菽。小雅　菁菁者莪。小雅

緐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爲禮經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槩乎。不然。孔子生晚周末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于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爲獻酬。自今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既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今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 德音不瑕。豳風

嬖幸給使。與奴隸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邱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遄臺之田。徒樂其語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況和乎。二詩之賦可也。非所以責梁邱據。如曰鬷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言無瑕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宜密。則非其職。其人則必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邱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書之九德。士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寬。曰柔。曰愿。曰擾。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強。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節宣暢然後用之。槩之以寬猛二者。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不固執以自陋。爲不該不偏之士。此子產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產以刑書封洫。致蠆尾之謗。上累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子皮之舉子產。傳之以心。知其爲吉德君子。子產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焉。簡子、裨諶、子太叔者。合衆德以爲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寬濟猛。猛濟寬。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卽子皮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產。不然。子太叔以寬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卽公孫舍之子也。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大雅

位者車也。道者載也。君子以位載道而行。如車遵路。不可失也。一失其位。如覆車朽載。無以行道也。然君子有不得其位者。如蔡世子朱。豈知所守之位。可以君其蔡之民哉。自周公封蔡仲。蔡之爲蔡可知矣。楚靈王滅蔡。平王之立。復立蔡。蔡人以失國之久。覩魄於此蠢蠢矣。自保不暇。敢計其位。位不自安。敢言息民乎。如世子朱有不足責矣。春秋之責君子。叔孫昭子之言。大雅之賦。足以爲有位君子之戒也。世子國之儲君。平公死。朱當嗣位。不以適子之位自居。何以靖蔡國之民。他日出奔不終。兆於此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一同之地。方百里也。歷四賢君。不以拓土役民爲事。謹守其國。以德爲險。不

以城也。芊圍陵上國。滅陳。滅蔡。城不羹之地。則乾谿之辱。誰適兆之。囊瓦之政。有懲於此可也。欲以城鄢郊尤。此沈尹戌大雅之賦。止述四賢君爲爾祖之念者。可以想見四君以來。欲大而反小。欲強而反弱。城鄢非守險持久之術也。嗚呼。楚入中國。中國不足以敵之。則必有異國者。更出迭入以勝之。吳滅巢。沈尹戌又言之。鄢雖地強且大。何能自保乎。

鈃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

鈃小而罍大也。瓶以爲汲。罍以爲洗。此祭祀禮器也。王室子朝之亂。敬王出居。諸侯當任其責。主盟者之憂也。春秋晚周。諸侯自憂不暇。何暇憂王室哉。鄭子太叔見范獻子言之。獻子又與韓宣子言之。欲會諸侯謀之。嗟夫。白大人然後救火。何益於焦頭爛額哉。餐之於緯也。當恤不恤。當憂不憂也。憂固有大此者乎。子太叔小雅之賦。鈃罍之喻。其言懇切。足以聳動獻子之心者。茲所謂美秀而文者乎。是時子產既死。子太叔新知鄭政。蓋昭公之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疆。以舟師略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右之臂。彼其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入襲其後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帥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竟不能出楚地而還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爲二姓之

帥。誤矣。吳人舐糠及米。前日城郢。適所以致吳也。沈尹戌不能救。徒懷厲階之憂。不爲無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逸詩　車舝。小雅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可知者。非其出而出之。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書。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于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者禮樂之音。生於人心者。晚周之世。士大夫心術日急一日。有不足錄者。魯叔孫婼之聘宋也。爲季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爲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賤其族人爲非禮乎。宋公享昭子以新宮之詩。猶曰新室。許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舝。以媚宋婦也。賓主對泣俎豆閒。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小雅

卿爲君逆婦。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尚何有於君臣之際哉。春秋書孫叔婼如宋。無不曰聘者。以逆婦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理者。季孫公若、季平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于宋。是爲猶子娶婦也。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行者。以其甥之爲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曰勿與之說者。幾以國事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中外之計。適所以速魯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昭公搖搖將出。以臣逐君。猶爲國有人乎。是年公孫于齊。以

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

五星緯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緯之變。見不見。昏明爲候也。曰彗曰孛。曰欃槍。曰蚩尤旗。曰天狗。皆緯星之變也。譴譆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強。彗不爲周出。而爲諸侯出。諸侯以凶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緯之變。雞犬相聞。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常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魯。杜預乃以見不見爲釋。妄矣。晏子答齊侯二詩之賦。蓋明文王基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脩德格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當以彗爲畏。不以彗爲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更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衞皆有變。所變之國。無國不爲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嘆。景公得之目睫。而爲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齊爲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律也。景公德不足以庇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鍾。公私異

用。取予異數。恃其勸分小數。以是爲德。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景公自以爲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得而稱也。其臣孔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晉三卿之家橫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庇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羊舌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荀躒受勝賂。反譖之於晉頃公。頃公憯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地。而欲吞噬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大雅之賦。以世亂爲憂。卒殺勝以快主心者。度知不免於一死。三卿之手。共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賴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計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此魏獻子代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垣者。凡七大夫。乃以舉親賢藉口。成鱄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

春秋立法。權賞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爲一忠足以舉國匹休。垂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爲周矣。其曰戒周。城成周。不過合諸侯大夫爲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已。而乃據非所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爲幸此禍會。可揜而取也。衛彪傒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威爲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令。瀆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幷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幷晉爲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爲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懲乎。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是可二乎。一王以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侯各以官爲二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王之

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書者。法在故也。趙簡子問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況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魯況晉。援小雅之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接迹。無國無之。誰適啓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當然也。史墨之誣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戌敗吳師。三戰皆傷。竟死之。忠也。季芈、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郢。盜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讎之。其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鬬辛兄弟以王奔隨。吳人追之。間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庇楚王。而以好詞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亡國而不絕者。孰謂楚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之賦。鬬辛以教詒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褒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讐之讐。鞭平王之墓。此其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覆之。吾必能興之。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包胥一人。

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胥之忠。或曰。爲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詩者意小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靜女之三章。邶風。竽旄。鄘風。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

寬猛相濟二者爲政之德也。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二者未有偏任而爲政者。鄭政自子皮授子產。子產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歂。凡四傳政柄矣。子皮於子產。得之於忘言。子產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蠆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寬也。其終也。子產明言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德則一之於寬。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寬。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歂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歟。世輕世重之制。又當何如。竊意駟歂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彤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歂之忍心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

晉、齊爭衡。衡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弗靖。而猶求之。其伐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爲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成何、猶挾前日援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既而

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者。以拨衞侯手。衞得藉口以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衞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庇衞。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揚水卒章之四言。唐風

縱橫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邸地是也。始侯犯以邸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邸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邸地社稷之患。乃援揚水卒章四言爲賦。四言者。吾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密以圖之可也。其反覆捭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爲之出兵以逆侯犯。卒之邸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橫之言乎。其所賦唐詩。憂深思遠。眞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衞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爲者。父子不正。則君臣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茲其是也。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郢也。郢不應。夫人欲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聵。趙簡子乃欲以兵納之。戚之戰曰世之云者。以子未忍絕之於父也。趙簡子以一衞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衞君。內則幷二卿。又與鄭爲戰。兵名之不立。尙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曰謀協以故兆詢者。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幷二卿。背腹爲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辭。簡子則以范氏、

中行氏、藉口。荊瞶則生名晉、鄭、二君。以三祖爲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役。與車下之踣。不以一死苟免爲幸。乃振振然以勝爲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商頌）

嬖大夫者。君側之佞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邱據者。於吾夫子有助焉。齊人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優。其爲禮甚嚴。齊要魯車三百乘。孔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命。齊人之辭既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邱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爲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佞幸也。今馳秦之在鄭爲嬖大夫。以佞幸而得車服。前日戚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必有以稔成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衄之餘。又有晉、宋、之憂。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二詩所以懲之也。

方舟經說卷六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邱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者。似出左氏品藻。似例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宋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衞殺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邴、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無累後人。

鄭莊公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詛之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祝聃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稷無隕多矣。

鄭公子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爲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爲卿祭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衞侯朔入放公子黔牟、甯跪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魯伐邾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衞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刖爲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曰臣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闕。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逺女器。

鄭子臧鷸冠奔宋。鄭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攻楚也。

晉殺顚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聘賤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宜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邱。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爲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郯。以句吳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僑如叔孫也。不書姓。婦姜書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爲櫬。輿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成婦爲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駕。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組甲三百。免者八十。被練三千。免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襄公母也賤而無櫬匠慶略季孫蒲圃之櫝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於是爲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用公子橐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辭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樂善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愼乎卿不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毀而卒立公子禍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去疾入而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祿

印段以父子豐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爲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於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塌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爲逼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巴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巴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須

卜筮.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譜例.

左邱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尊所聞於吾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爲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如二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而立之.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陬人紇抉門。以出門者。杜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陬邑大夫。仲尼父。二父以力相尙。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不施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爲禮。仲尼聞。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始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囚父以死。殺仲昭子卽位。不以爲勞。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爲楚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鄗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

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黃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鳳鳥。顓頊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衞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琴張名開。字子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不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寬。故多盜。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爲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魯陽虎自齊載葱靈車。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犂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夏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之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夏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爲司寇。定公十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君爲主。其先亡乎。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躒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爲崇。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孟之封殿。公爲、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衞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後疾嬖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者。

季孫欲以田賦。改法重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九月歷官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爲之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聵入。衞侯輒來奔。石乞、孟黶、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矣。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二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說小異也。

詩補遺

繇詞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驪姬爲夫人事在僖五年。

賦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作詩也。築蒲、屈、事。僖五年。

童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事。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歸妹

士刲羊。亦無盇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器銘禮至滅邪之器。

余掎殺國子。莫余敢止。殺國子。僖二十五年。

輿人誦古氏言。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鄭執訊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城者譌

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也棄甲復來。宣二年。

睽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宣二年。

役人再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宣二年。

謬語楚伐蕭軍中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不爲茅絰哭井則已。宣二年。

笠詞晉欲伐楚。卦遇復。卜者辭也。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

夢歌聲伯夢涉洹。淚下化爲珠。盈懷。三年言夢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虞人之箴（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爲箴。辛甲、武王太史也。）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襄四年。）

國人誦（臧紇救鄫。敗于狐駘。此逆喪者之誦也。）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襄四年。）

繇辭（孫文子卜辭。）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築者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畢。弗許。）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輿人誦（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襄三十年。）

又誦（子產從政及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讒鼎銘（叔向對晏子。）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正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已十八年。

晉穆子辭。穆子荀吳也。

投壺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昭十二年。

齊侯舉矢答辭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有弱晉君之意。昭十二年。

鄉人歎南劉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鄉人歌南劉飲鄉人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二年。

童謠鸜鵒。魯大夫師已聞之文、成之世。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二十五年。

野人歌宋人歌衛夫人南子也。

既定爾婁豬曷歸吾艾豭（定十四年）

萊人歌（齊景公老而無子欲立嬰人子荼嬖寵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景公既葬稱謚而歌哀五年）

三占辭（趙鞅卜救鄭）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也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辭（陽虎筮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乞糧隱語（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藻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哀十三年）

對語（有山氏）

梁則無兮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十三年）

尼父誄辭

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哀十六年。

繇辭衞侯夢渾良夫叫天無辜。貞卜之辭。

如魚竢尾。橫流而方羊。爾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齊歌魯人不答。齊人稽首。齊人責之。因歌此辭。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繼詩之刪序所不及者。附爲詩類。補六義之遺云。占筮辭八。賦一。童謠二。銘三。誦四。謳三。答一。虞箴一。古人言一。投壺辭二。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誄辭一。凡三十六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方舟經說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石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